

種一十第書叢小火烽

山村

著 珏 林



版出社火烽

售代總社活生化文林桂

8576
254

種一十第書叢小火烽

山

村

著 珏 林

857.6
254

錄 目

目 錄

山村.....	一
銅頭.....	一
邊城.....	一六
女犯.....	二七
不屈服的孩子.....	三三

山村

—

又有一個电子燃燒起來。

黑暗的煙霧拌合着飄落的雪粉，從銀灰色的山脊上，向漫無涯際的天邊開展去。

嶺端站着幾個年齡不同的農夫；蹣跚起腳，或者用手遮着眉頭；向老遠的煙霧中瞭望：

「孫家窪子……再不就是靠山屯——那條溝裏沒有幾個电子啦……」

趙祥伯挪開嘴角上的烟袋，很吃力的挑一挑鬆懈的眼皮，傾刻，一幅爛熟的地圖，在腦海裏展開

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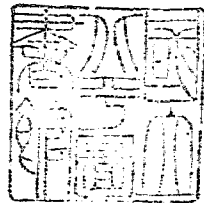
「反正都剩不下。」

王胖子吁吁喘兩口粗氣。一雙憂鬱的眼睛，向溝裏低陞的房脊上，泛了一蹣依戀的圈子。

半大的孩子們，不管這些，有與緻的研究烟圈的形狀。

雪片混着北風在矮樹空隙裏呼嘯。

起伏的原野，彷彿蒙着一牀絮白的絨氈一般的往黃昏裏推進了……野兔不經意的從絨氈上



跳起來，却又不經意的，在村狗的追逐中消失。

趙祥伯擦掉掛在髭鬚上的霜花，他狠命的抽了兩口烟。

「簡直是要命啊……」

一個悶在肚子裏的嘆息，隨着伸長的呼吸從鼻孔裏鑽出來。

王胖子^王和另外幾個年青的農夫，氣咻咻的轉動着眼睛；脚底板子惡意的搓擦着嶺端的石頭。烟霧渺茫了。

銀白的地皮和鉛黑色的天空，漸漸的合攏起來。

當嶺端上的農夫們散盡以後，幾行勻整的脚印，在平平的雪板上踏出連索的窟窿。

二

第二天早晨。

雪停了，原野，在淡淡的太陽光下，閃着銀色的芒刺。

「開會——開會——」甲長提着一面銅鑼，在門前跑過兩趟。

王胖子，趙祥伯……一羣數不清的鄉下漢子和抱着小孩的婦人們，從每間低陞的草房裏踱出來，不緊張的，聚擁在村子前邊。一片平平的雪地上。

兩個鎮上來的警察，和一個穿着不大整齊西服的金州●人，給農人們圍住。一組交錯的眼睛，在他們身上眨動着。

「我是第×師團，第×聯隊的宣撫官；」穿西裝的金州人爲自己作了簡短的介紹；然後又接着說：「現在有一件事情，聯隊長特別派我來通知你們大家……」

「近來到處都有鬍子●，特別是你們這些住在山溝裏的人家，如果不和鬍子通氣，就免不了受他們的迫害……」他顫動着腦袋，繼續的說：「友邦皇軍，念你們都是些無知的百姓，派我來通知你們，限今天一天之內，要一律搬到城西白旗堡去。那裏有警察，有駐軍，保護你們，總比這窮山惡水的地方好的多了……」

他臉上凝住一股陰鬱的微笑；生硬的聲音，好像一支一支的短劍，刺扎着所有農人的耳朵。

兩個同來的警察，也都沉重的低垂着腦袋；——彷彿沒有知覺的木鷄，在踢踢地皮上潔白的雪塊。

「這樣的冷天，又都沒有車馬，到白旗堡一百多里路，不得活活的凍死嗎？」趙祥伯硬着頭皮從人羣中喊出來，——男人女人以及抱在母親懷裏的小孩子，也都像從夢中醒悟過來的一般，不安定

●「金州」爲遼東半島上的富縣，現在東北各地作××翻譯的，以該縣人爲最多。

●「鬍子」即土匪，爲東北各地普遍的土語。

的騷動。

「唉！吵什麼？吵什麼？」宣撫官勉強的拽止了農人的譁亂：「說的也太厲害啦！那能凍死呢……不好多穿幾件衣服嗎？」

「那有衣服穿哪？」

「沒有就凍着！」他氣憤的說：「無論如何今天晚上一律搬淨：這裏的房子明天就要燒掉……如果到明天還是頑固不搬的，一定和鬍子有關係；那時候不要說宣撫官家苛待老百姓啦！」

他說話的時候，一隻帶着皮手套的拳頭，敏捷的在農人們眼前揮動——這像是藉此加重他宣撫的力量，又好似有意誇耀他主子的威風。

「不管他，走！」王胖子不耐煩的給他的老婆遞一個眼色。

王嫂子的臉，和雪色一樣的蒼白，泥黑的手指頭，好像十支短短的鐵棍一般，掩蓋在耳朵上；她那瘦長的身材，和丈夫的矮胖，影襯得越發不相調和了。

青年人對於宣撫官的舉止，已沒有興致注視了；祇有幾個老太婆，還跪在雪地上，虔誠的哀求着：「老爺，請你給求個情吧！……那管挺過年去呢！……這樣冰雪在地的時候，一家老老小小真沒有法子！……」

這完全是廢話，沒有人注意的廢話；——任憑勁硬的北風，吹乾了她們老臉上的眼淚。

太陽漸漸的昇起來。

宣撫官和兩個木鷄一樣的警察，轉過山彎去跑掉了，一會兒馬蹄敲打山麓的響聲，和飛濺的雪星子，一并的低沉下去。

「無論如何，今天晚上一律搬淨……」一句清脆的金州的腔，在每個人的腦海裏凝成堅硬的冰柱。一組溼溼的眼睛，凝視着甜睡在絨氈下的山田和那些開敞着的房門——淚水繞住每個人的眼球，在嘆息聲中默默的散去了。

三

天邊的太陽，從東方的天幕上悄悄的爬過西南的角隅。

緊張的空氣塞滿了整個山村，大人，孩子以及屯子裏僅有的兩隻瘦狗，也驚擾的不能安靜。然而却沒有一點微動的聲息。

天黑了。

鬱悶和焦煩充塞着每個人的心胸。

「到王胖子家裏來商量……」幾個年青的小夥子在屯子頭上叫。已經沉默了很久的喧噪，又從新高漲起來；人們從每個黑洞裏踱出來，漸漸的在王胖子的門前

擠成了一個不規則的圓陣。

人羣中燃起篝火，一圈轉動的面孔，被強暴的火光照出燦燦的紅色。火焰像一組黏舐的舌頭，火星子迸爆的向四周飛爆。

「宣撫官不是說叫今天搬淨嗎？那麼大家都這樣挺着，等明天他們來燒房子，我們該怎樣對付呢？」趙祥伯說。

他重疊起額頭，讓眼睛盡力的睜大些。

「那，我們祇好和他們拚命，」一個站在火堆前邊的人，痛快的回答出來。

「跟誰拚命？即便能夠拚命，我們也得有一個計劃呀！」一個快近七十歲老頭子，往前彳亍着說：「是啊，我們應該有個計劃！」

「怎麼計劃呢？」

沒有人能够回答這個問題；冷森森的眼睛，凝視着木材的燃燒。一組大小不均的手掌，在火堆上翻動。

「大家想啊！」

「是啊，挺着也算不了哇！」

趙祥伯裝上一袋烟，伸到火堆裏去抽着。

過了一些工夫，王胖子突然從人羣裏擠出來。

「今天搬家是來不及啦！我看大家還是回去先收拾收拾，明天××子來了再作商量；如果他們真沒有人心，操他媽的，上什麼白旗堡呢？——一百多里路，那兒那有給咱們預備現成的房子……簡直就往山裏一拉，走不上五十里路，就是義勇軍的地界；到那，有血性的小子們幹吧！管他怎的都是中國人，總不會忍心的看着我們大家老老少的凍死！」他轉動了發胖的身體，悲憤的聲音像火焰一樣，從嘴裏延燒出來。

「對對！」大家隨聲附和。

「好，他媽，賣賣老命……」

趙祥伯和青年人一樣的歡狂。

四

山村裏澈夜的，發着繁絮的響聲。

當太陽還不曾露出臉來的時候，王胖子把幾個人頭大小的包袱，堆在一個黑暗的角落裏；隨後不放心的用腳登一登新釘成的爬犁。

●「爬犁」爲一種雪中較重的農具，冬天在雪上馳行比車便利。

「王胖子，王胖子，在屋嗎？」趙祥伯在門前急促的喊：

農人們又在嶺尖上聚集起來，臉上立刻罩起一層憂鬱的暗影。

「啊？怎麼不動彈啦？」王胖子向着山麓上的白底紅心的旗子伸出一隻粗壯的指頭。

「幹什麼要放炮嗎？」

趙祥伯爲着使眼睛睜大，不注意的把嘴巴張開。

「那怎麼辦哪？」

這像是故意給自己出下不會解答的難題！大家帶着驚惶的臉色互相睨視着。

突然一個轟動地面的響聲，從荒原上傳過來，嶺端上的人們，在惶惶裏，不約而同的把身體扑俯

下去。

……跟在第二個響聲之後，草房頂，樑木和土塊子統着腥臭的黑烟，向天邊滾騰起來。

從黑烟裏鑽出來的大人和孩子，吵雜，混亂，竄遍了整個的山村。

「炸壞人沒有？」王胖子激昂的挺起身來。「我們不能挺着叫炮彈炸死！」

一雙自負的勇敢的眼睛，冒着火紅的血絲。

在炮烟的掩護下，山麓的人羣又開始向前湊近。

「現在到時候了，大家快團結起來……往山裏拉！」強暴的噪子從嶺端上闖下來。

頓時，山村裏幾百個農民像螞蟻一般的蠕動了……丈夫向老婆咬着牙根，媽媽對孩子也掉着

鬼臉；老太婆把留戀田園和房屋的涕淚，塗在笨重的門板上……
一個不整齊的，拖長的隊伍，在悲憤聲中，向山彎裏馳去了。

五

北風在身邊撒着雪粉；山根上的雪板印滿了大小不同的黑洞……丟下的房屋，田園和家具；這似乎已經是遠年的事情了。一個嶄新的希望，在每個人的腦海裏，閃着尖銳的光亮。

太陽在天空中倒懸着，一陣溫和的氣息，摸撫着大小不同的頭頂。

馳過了老虎崗的森林；接二連三的山尖，和消失在天空的峭壁，在眼前連綿着。饑餓的肚皮拴住前進的大腿，使一支奔波的隊伍愈加繁亂和無秩序了。

「大家不要心散，轉過老虎頭去，就是義勇軍的境界……那裏有我們的喫，也有我們的住……祇要大家心齊，現在燒掉了我們的房子，將來總會有人賠償我們。」王胖子發狂的在隊伍前邊跑着，終於被希望的鎖鏈把他們拖進了黃昏。一隻悲壯的歌子，和野獸咆哮一樣的從峽峪中傳出來。

爲着自由——

同志

拚上頭顱；
描準槍頭。

……

團結起來！

折斷殘酷的鐵蹄，
掙出暴戾的魔手。

……

團結起來，

前邊有光明的大路

歌聲勁硬的撞着巉岩。

一個流亡的隊伍彷彿貪饞的蒼蠅一般，默默地吞嚼着每個長短不同的音波。……漸漸，漸漸的
山巒上一面鮮明的旗子，在他們眼前出現了。

「走哇，前邊就是我們的目的地，前邊就是新的家鄉！」王腔子拚命的喊：
丈夫，妻子，孩子，從疲倦裏振作起來；一組凍僵了的面孔上交織着勝利的微笑。

一九三七年，二月十三日。

鋤頭

深秋的下午。

天空彷彿一張剛剛止住哭泣的面孔；垂死的太陽光，顫顫的染抹在街心上。胡同裏，今天算是例外的擁擠；却也是從來沒有過的沉靜。

交通斷絕了。

一隊武裝警察，圍着一台挾着草末的鋤刀，和尋屎喫的野狗一般的兜圈子。

到處都是同樣的沉寂，商店裏沒有一個顧客，行人被攔阻在門洞裏或胡同口上，連空中的雲彩，也在頭頂上漸漸停聚起來。

兩點半鐘的時候。

十幾個××憲兵，掩護着一輛沒有棚頂的卡車，從十字街的東端，向前推進。

人們伸長了脖子，盡可能的凝睜着眼睛；終於等到卡車停下來以後，才揭穿了啞謎的答案。

三個襤褸的漢子，和一個瘦得像猴子一樣的小孩，被××憲兵從車箱裏拉下來。

他們是新剪過的，四個光禿的頭頂；喪失健康的頰上，嵌着四對不甚光明充滿憤懣的眼睛。襯衫

已經破成齷齪的布條了；袒露出皮膚，隱隱現出乾涸的血錠。

一個短時間的擾動過去之後。

「唉！你來！」麻臉的警察，指着胡同口一個看光景的小販子喊：「就是你，看誰，拿筐的那個……」

先一刻，小販子還遲疑的望着接近他的人；後來終於被警察拖到鋤刀跟前去了。

「放下！把刀抬起來，高，高點！」

一個脛得不成樣子的憲兵，在他臀部上狠狠的踢了一腳，

小販子苦痛的把刀柄提起來，身上和注了電流一般的抖擻。

第一個人，中等身材，骨頭尖梭梭的從皮膚裏支出來。他躊躇的望一望被攔阻在各條巷口上的羣衆，嘴唇像說話一樣的顫抖，結果竟被××憲兵把他的聲音截斷了。

他撲俯下身軀，把腦袋闖進刀口裏去。頓時，模糊脆弱的哼哼，從刀牀上傳送出來。

小販子軟癱了。

他用力的閉着眼睛，兩隻手顫抖的抓着鋤刀的木柄，像一隻懶狗一樣的捲伏着。

「用力，往下壓！」

無論如何，小販子再不能使鋤刀有力的落下去。終於還是麻臉警察猛力的在刀背上蹬了一腳，纔使那顆掙扎了很久的人頭，彷彿一只蘿菔似的滾下來。

小販子被驅逐了。

「來吧，朋友，反正逃不了這一回！」

麻臉警察英勇的舉着鋼刀柄把……這雖然是一齣不容眨眼的慘殺，但是在他的神情上，却彷彿揚抑着不損止的興奮。

另一個瘦長的犯人，被××憲兵按臥在刀牀上；跟着幾聲幽長的呻吟之後，一個圓圓的腦袋，停在前一顆的左邊……漫不經意的跳動一次，默默的沉寂了。

熱的血漿，從脖腔裏一股一股的噴出來，土道的邊緣上滴落無數紅點。

第三次輪到一個年老一點的犯人，他往前搶一步，挺直塗滿血錠的胸脯。

「諸位父老，你……你們知道我沒有犯罪……我甘心作過傀儡，結果……這些沒有一點恩惠的強……盜，同胞們……」

他沒有喊出來，憲兵用槍把他打倒啦。

小孩子哭了。

路邊上看光景的人也哭了。

眼前的景色，簡直是迷惘的，夢境的——即便真是夢境，也够慘酷，悽慘了。

兩個××憲兵，把孩子像拖一隻鷄仔似的拖進刀口去。

看光景的人不約而同掉過臉去……等大家再轉向街心的時候，孩子的腦袋，早就陳列在馬路旁邊的車轍溝裏；在接近黃昏的太陽光下，一雙發育不甚完全的小腿，還在那兒微微的顫抖。

兩個警察，把那個年老一點的犯人的腦袋，和切爛東瓜似的鋤下來……四具尸體，和嚼着血沫的鋤刀，一并丟在車箱板上。

四顆人頭，裝在一只板條釘成的大籠子裏邊，彷彿一個調節電流的蓄電箱一般，挂在十字街心的電線桿子上。

××憲兵，裝腔作勢的警察魚貫散去了。

停留在巷口上的車輛行人，小販子……就像蒙了大赦的囚犯一樣，開始蠕動着。空留街心的，只有四個人合流的血泊；在黃昏的風裏散播餘腥。

歸路上，人們咻咻的發着議論：

「頭一個是南關小學裏的乞丐！」

「他爲啥事？」

「不曉得！」

「第三個你說是誰？」

「不曉得是誰！」

「那就是三個月以前被憲兵隊抓去的縣公署的于股長。」

「第三個是于股長嗎？」

「是呵，你靡有聽他演說！」

「他們到底犯的什麼罪名？」

.....

沒有人能够回答，任憑這謎一般的慘劇，在腦海裏刻下深深的渠紋。

第二天。

天空和昨天一樣的冷漠。商店也和昨天一樣的沒有主顧。

十字街心電線桿子上的大木籠子，已經不在先前的位置上。一些零碎的板條，隨風流動着，有些已經被沉重的鐵車，碾成細碎の木屑。

「人頭？」

商店裏的夥計，停在路旁的馬車，行人，小販子……又都沉溺在謎一般的氣氛裏。

一九三七年三月末。

邊城

一

太陽懶揚揚的滾下與安嶺的脊背，城門上，一支褪色的旗子，在秋風中瑟瑟的飄顫。
秦河不停息的流進松花江去；在入口的地方，濺起幾尺高的水花。

恐怖竄遍了全城。

每條巷口，都有人聚集着——在談論事情發生的始末。

「咳！」

「啊？」

一些不關大體的惋惜或驚訝，從每個人的嘴脣裏迸出來。

「怎麼一回事……啊……」泥水匠李擠進人羣去，向大家臉上掃了一瞬：

他週身滿是污泥，藍布單衫，和一雙土黃的膠皮鞋，已經變成了一色的灰黑，在光線不充足的黃昏裏，任誰也難以分辨他身上每件穿着顏色的深淺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崔三爺向他白瞪一眼，並不作任何回答，仍舊繼續着往下講：
「這個年頭，當官的還不醒腔，——給誰賣力氣？東鑽西竄，結果喫了兩個衛生丸，鬧得屍首都不能進祖墳，你說真合得上嗎……」

「平常對老百姓裝威作武，這回奶奶的，再叫他坐大馬車滿街跑！」

一個賣大餅的山東人，狠勁的吐一口吐沫。

「誰呀？你們講的是誰呀？」

傻李兩隻眼睛急性的，在每人臉上打轉。

崔三爺這回連看他也不看，從袖筒裏扯出一條土灰色的小手巾，揩一揩鬍子尖上的吐沫星子。
「誰？」

「你這個傢伙真豈有此理，慢慢聽着就是啦。」洋襪工人王禿子，不耐煩的堵住他的嘴。

「你們不提名，也不到姓的，叫我聽什麼……聽？」

傻李的脖子上，立刻跳起幾條青筋！

「聽不明白，你自己到縣衙門門口去看看，就知道啦！」旁人插嘴說。

「好小子，你們等着看，」傻李跑開了。

幾十隻眼睛，送掉他消失在夜霧中的背影。這像是已經完成了他們的使命，再一同把頭轉回來。

「三爺，您聽說沒有到底爲什麼？」

「還不是孫會長那個二丫頭闖下的禍嗎？」

「怎麼！趙縣長那末大的年齡，還跟參事官爭風嗎？」

王禿子兩隻眼睛瞪得和銅鈴一樣，其餘的人也都疑惑的咧着嘴角。

「你就不會往好處想。」

崔三爺輕蔑的一笑。

「三爺，往下講！」有人催促着：

「孫會長的二小姐，早先不是在縣公署打字嗎？後來跟參事官兩個人扯上啦，一天到晚盡在公館扯淡；縣長覺得實在有點不成體統，在半個月以前，就把她打字的差使給停掉啦！大概這就是一個火口；今天可不知道爲一點什麼屁大的小事，把縣長打死在辦公室裏；立刻就叫警察，像拉死狗似的，拖出去埋在縣署門前……」

「打死就白打死嗎？」

「那可不打死囉，人家隨便往上一報，說他什麼，就是什麼！恐怕不但無過，也許還有功呢！」

崔三爺又順便揩一揩兩撇黑黃相間的鬚鬚。

「旁的官呢？」

「旁的官兒……」崔三爺不願意作什麼批評不舒服的擺一擺纖長的腦袋。

「全是飯桶，他媽的……」

崔三爺喝止王禿子的氣憤。

「年青人說話別太冒失！」

霎時，幾十雙責備的眼睛，一齊落在王禿子的臉上。

二

「三爺，您在這兒，剛才還叫人到府上去找您！」

「噢，王立大，有事嗎？」

「縣長遭事，太太哭的死去活來。農商兩會，打算請大家出名，到參事官那敝兒去給求求；那管把尸首起回來呢？好安排下葬哪……你老先生到縣的太平！」他諷刺的拍一拍崔三爺的肩膀。

王立則是十字街西元成永布店的老闆；他生就一支細長的大個子；一顆橄欖形的腦袋，彷彿燈籠竿上挑着一盞燈籠相似；面孔狹長而平扁，一副陰沉的神情；顯然表示出來，他對於這次不幸事件發生的關心和熱情了。

● 一般人對於一部份有地位的商人的稱呼，常把名字的最後一個改爲「大」字，例如「王立則」稱爲「王立大」。

「太對不起我一點都不知道您想想什麼時候對於地方上的事情，我故意的藏躲過。」崔三爺仰着臉，一個字，一個字，往外迸出。

「明天見。」

王立則爲着避免分辯，加速的走開。

「王立大，王立大，商量的結果怎麼樣？」

春記麵莊的劉掌櫃從櫃台裏迎出來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路旁的崔三爺，王禿子……等，又都一窩蜂的擠上去。

「參事官現在還發脾氣嗎？」劉掌櫃問。

「可不是，方纔農商兩會去了一大羣，無論如何，反正尸首是不讓動彈。」

「那麼，縣公署門口堆一個大坟埕子，多不帶勁哪？」

「誰跟他扯這一套……現在人家已經下條子，委商會孫會長代理縣長啦！」

王立則結束的一甩手。

「他媽，人家孫會長算借着姑娘的光啦！」王禿子，冷不防的接了一句。

頓時談話中止了。

王立則憎惡的盯一眼王禿子的瘦臉，轉身繞過牆角去。
「參事官，自己就委縣長……哼！」他彷彿探討旁人的意見似的笑笑；接着又喊：「把扎板關上。」
崔三爺，王禿子，賣大餅的山東人，和另外幾個一同在這裏聚集着的人們，也都唧唧啾啾的散去了。

商店裏的小夥計，把點着的油燈，送進路旁桿子頭上的玻璃罩裏；雁羣從頭頂上飛過去，霎時，夜神主宰了這荒漠，枯瘠的城垣。

泥水匠李，圍着縣公署兜了兩個圈子，給他看見的，只有兩個逡巡的警察，和一個突起來的土堆。

「是什麼呢？他研究了許久：「也許是這個土堆？大概是；這兒我天天走，靡看見這裏有土包嗎？一定，決不會錯！」

他轉身往回走，等來到奉記麵莊門前的時候，這裏再沒有一個人的影；敗葉捲着細沙，在土道上唧唧的怪響！

「操他祖宗的，都看不起我。」

他狠命的一跺脚。氣咻咻的衝進巷口去。

三

警察隊長鄒心泉，從酒館出來，已經是深夜了。風從身邊吹過去，他完全不知不覺的，血液在胸腔裏澎湃，鐵鑄的情緒，喚不起一件往昔的記憶。

脚步完全是無倫次的，彷彿火鏟在燃燒他，又似乎一步一步的向火鏟中踏進。

一路上，到處都感到生疏，市房，胡同，以及每天必需經過的幾個門口，都像是陌生的。和有意的對他威脅。

「縣長這老頭子……哈哈……哈哈！」

「××鬼子漸漸不往好草趕，慢慢把忠心狗都殺光了，看牠再靠誰，給他們看守這塊土地。」

「噓……」

冒罵，從警兵室裏傳播出來，高低不同音階，彷彿帶着芒刺一般，刺烈了鄒隊長的心臟。憤怒炸開他的胸臆。

他不遲疑，和精神病患者一般的，闖進警兵室去。

「諸位，今天縣長遇難的事情，你們都知道了嗎？」

沉重的聲音，從牆壁上撞回來，在房間中嗡嗡的振盪着。所有的警士，都瞪圓了異樣的眼睛，在等

三

警察隊長鄒心泉，從酒館出來，已經是深夜了。風從身邊吹過去，他完全不知不覺的，血液在胸腔裏澎湃，鐵鑄的情緒，喚不起一件往昔的記憶。

脚步完全是無倫次的，彷彿火鏟在燃燒他，又似乎一步一步的向火鏟中踏進。

一路上，到處都感到生疏，市房，胡同，以及每天必需經過的幾個門口，都像是陌生的。和有意的對他威脅。

「縣長這老頭子……哈哈……哈哈！」

「××鬼子漸漸不往好草趕，慢慢把忠心狗都殺光了，看牠再靠誰，給他們看守這塊土地。」

「噓……」

冒罵，從警兵室裏傳播出來，高低不同音階，彷彿帶着芒刺一般，刺烈了鄒隊長的心臟。憤怒炸開他的胸臆。

他不遲疑，和精神病患者一般的，闖進警兵室去。

「諸位，今天縣長遇難的事情，你們都知道了嗎？」

沉重的聲音，從牆壁上撞回來，在房間中嗡嗡的振盪着。所有的警士，都瞪圓了異樣的眼睛，在等

「那末，大家把槍拿起來，我們沒有隊長，也沒有官，官就是漢奸！」少年人在狂歡中忙碌着……幾個年老的警士，互相使個眼色以後，竟又失望的低下頭去。

四

槍聲震碎了天的一角。

母親蒙住孩子的嘴巴，不許它哭出聲來；姑娘在媽媽身邊掉淚，媳婦俯在婆婆的背後哆嗦；沒有一家敢大胆的點上燈火，或者是開門出去，看一看外邊的光景。

「又是王勇的敢死隊？」

崔三奶奶推一下三爺的肩膀，她的聲音已經碎亂得聽不清楚了。

「不能吧？」崔三爺不敢確信的說：「前天不是才捐三千元錢的餉嗎？」

崔三爺顧不得找手巾，揩抹挂在鬚鬚上的吐沫，順使用舌頭尖舔舔。

「要不，你說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誰曉得。」

.....

槍聲息了，得得的馬蹄聲漸漸的消失下去，狗的狂吠溫慰着滿城顫動的人心。

第二天。

剛剛拂曉，街口上又都擠得滿滿的，恐怖的眼睛像深夜裏的星光一樣的閃爍。春記麵莊門前，又有一羣人，開始議論了。

「奶奶的，昨天夜裏，警察隊幹出去啦！」賣大餅的山東人，鬼頭鬼腦的說！

「啊！怪不得槍那樣響呢！」

崔三爺，王禿子，劉掌櫃，把賣大餅的圍在當中：

「參事官，指導官，還有經理官！三個小××鬼子的家都給剿啦……喝，大小弄死二十多口。」

「好好，我覺着這幾個小鬼子不是好張狂嗎！」王禿子勝利的笑起來。

「別扯淡啦，等等××軍隊上接到電話，瞧着吧，又不知道有多少人搗霉，給刺刀挑開肚皮呢！」

崔三爺往腋下挾一挾衣服的襟角，用手巾揩一揩鬍子！

「雜種操的，再來跟咱小百姓討麻煩，咱們就喝出來跟他幹一下子！」

「你說的倒方便，幹一下子，拿什麼幹？要掏灰耙嗎？」

● ××對於東北各縣的統治約分政警財三方面，政設參事官一名於縣主席（縣長）下；警設指導官一名於公安局長下；財設經理官一名於財務局長下。

● 「掏灰耙」為灶頭扒灰的一種用具，類似鏟，大概黑龍江省各縣家家全有。

崔三爺對王禿子輕蔑的一笑；其餘的人，也都掉給他一張不信任的鬼臉。

「唉呀，唉呀……你們快……快看過去吧，參事官還有，還有公安局和財務局的那兩個××鬼子的腦袋，都在城門上的旗桿頭上挂着呢！」

像李從外邊擠進來，眼睛瞪得和雞蛋一般的大小。

大家一齊向他盯了一眼。

秋風掀動垂死的黃葉，溫暖的陽光，從雲彩的空隙裏普遍的洒下來。

一九三六年，十二月，九日。

女犯

房間裏塞滿了朦朧。

電燈，棹子，胖瘦極端不相調和的腦袋，和躺在牆角下的鞭條，鉛壺，木梃子……彷彿隔着一層濃重的烟霧；使人看不清楚。

龔文的雙腿，起初顫抖着，後來她知道，這是已經注定的命運，也就悄悄的咬咬牙根；隨它去了。

「郭符，是你的什麼人？」靠在棹子左邊的瘦臉翻譯撕啞着嗓子問。

「我的丈夫，」她沒有一點危懼的回答。

「現在他在什麼地方，你知道嗎？」

「不曉得！」

她強制着心的跳顫。

「你不曉得嗎？」瘦臉的翻譯把眼角上的皮膚微微一剪皺，似乎是微笑，又彷彿故作一副鬼臉說：「說實話吧，你不要跟他一氣……說呀，到底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我實在不曉得！」她重重的搖一搖頭。

「你要實在不說，可別說我對不起你。」

瘦翻譯往四周一瞥，鼻梁上筋起一堆細褶紋。

牆壁到處都是斑污的血跡，有的已經變成烏黑，有的還閃耀着紅殷殷的顏色。

靄文的腦袋昏漲了片刻，又漸漸恢復平靜。

瘦翻譯彷彿孩子背書似的，向棹子背後的警官囁哂了一陣。

靄文始終保持着鎮靜，她等待着，無意識的等待着。

「你的男人平常都作些什麼事情？」翻譯掉過臉來：「他常到些什麼地方去？」

「他現在沒有職業，平常多半在家裏。」

「你真狡猾，常在家裏，今天哪兒去啦！」

「不曉得。」

「你是不是不肯說實話呢？」

「我本來不曉得嗎！……」

「不要支吾！」他吆喝住她：「你一定得皮肉受點罪才說，是不是？」

靄文不回答他，剛毅的低着頭。

瘦翻譯湊近來。

「說吧，像你這樣的美人兒，在『滿洲國』還怕沒有人喜歡嗎？」他眼角上的皮膚又復打了幾個褶皺。

「你這不要臉的東西！」一個鐵硬的手掌落在瘦翻譯的頰上。

「好好！」他的眼珠，突瞪出來，從牆角下拾起一根鞭條：「吊起來，吊起來！」

警官狂笑着。

竊文被吊在牆壁上一個預備好了的鐵環子上。

「你說，郭符到底在什麼地方！」他猛的抽了兩下，然後又摸了摸自己紅漲起來的腮梆。

竊文緊緊的咬着牙根，從鼻孔中透出兩聲微弱的呻吟。

「你不說……」他瘋狗似的連擊幾鞭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警官阻止了他，然後命令警士把竊文放下來。

血從開綫的皮膚上往下流，滲透了衣襟，她依然咬着牙根，彷彿在準備嘗試新的折磨。

××警察署，雖然在藩陽的鬧市裏。但在重門深鎖的地下室，是經年看不到陽光的，看不到馬路上的輝煌景色的。

夜裏，空氣越發顯得陰慘。

龔文倚在壁角上，輕輕的揭開衣服，起伏的鞭痕在皮膚上交叉着；她委屈的哭了。

她記起了——家裏的門還敞開着呢；縱使沒有小偷進去，同院的孩子們也免不了光顧，用具，尤其是玻璃器，是不會完整的了……

——符已經三天不見了，他也許會跑回來，但是家裏去不得的，那裏一定有特務警察監視着。——她默禱着，腦袋疲倦的靠在牆角上。

甬道上有××警察的柝柝的鞋聲；每次臨到門洞的時候，他必作一聲乾涸的咳嗽。

……
約莫午夜的時候。

鐵門開了，她認識是門前的看守。

這惡魔，不均衡的喘息着，淫笑着；彷彿吃奶的孩子一般撲到她的懷裏。

「野鬼！」龔文拼力的把他丟了一個筋斗。

他再衝上來，互相搏鬥着；但龔文的力量畢竟是脆弱的，剎那間她的胳膊被捉住了。笨厚的嘴唇

同時追湊上來。

「強盜哇，強盜！」她沒命的喊。

霎時，一個圓圓的燈影照射在鐵窗的格子上。

他悄悄的退出去，又復把鐵門鎖起來。

龔文兀立在漆黑的牆角下，彷彿崗位上的哨兵，忿怒在周身的血管裏燃燒着。

三

太陽驅散了整夜的不安與恐怖。

龔文蜷臥在積塵的地板上，她雖然朦朧地要睡着了，但耳朵裏還時刻響着柝柝的鞋聲。

「起來，這不是納福的地方！」

矮瘦的翻譯臉上堆滿了陰沉的皺結。

她抖抖骨節，彷彿準備衝鋒的戰士一般的跳起來。

「走！」他命令着。

從地下室跑出來；這回並未到行刑房去，却一勁到辦公室裏來了。

「你畫個押！」矮瘦子從桌面上拿起一頁寫好的罪紙，指着名字下邊的空白說。

一篇日文，只有一個「釋」字是她樂於看的，却又不敢十分相信這個字的解釋，但是他知道執拗不會有用，便蘸了一點印油，在名字下邊按一個指印。

翻譯捧給警官鑑定了，然後掉過頭來說：

「滾吧，出去嫁個好人！」

她忍着氣忿，離開辦公室，奔命似的闖出正門去……當她回頭的時候，恰遇兩個日警押着一個男犯，走向行刑房去。

「啊！郭符，郭符！」她狂叫着。

門警的刀刺在她眼前閃着殘暴的白光。

一九三八年十月末

不屈服的孩子

一

高陵是五年級中最守規矩的學生。

他雖然剛過了十四週歲，但是他的態度和能幹，却很像一個中年以上的大人了。

消瘦的身材，一件破了無數窟窿的袍子；和那張沒有血色，鎮日浮着憂鬱的臉皮，找不到一點孩子們應有的天真。

教室裏的「王道分析圖」，「教育掛畫」，「皇帝回鑾詔書」……和教師在上課時間，寫在黑板上的課題，都絲毫不感到興趣；——他慣常的鎖着眉頭。

在休息的時間，他總是單獨一個人，徘徊在操場的角落上。低垂着腦袋，彷彿被一條憂思的繩子，重重的纏住了他渺小的心靈。

有時候他奮激的問我：

「先生，我們就甘心的作亡國奴嗎？」

「……不，等着機會吧！」

爲了學校的環境，我不能够給他滿意的答覆。

「機會？」他失望的跑開。

春天，對孩子們是最有恩惠的。

放晚學的時候，全校將近五百個學生，和一羣奔放的野馬一般，從校門裏魚貫着擠出去。頓時寂靜充塞了空洞的教室，桌子，櫈子，在寂靜中鋪上一層細微的灰塵，和粉筆的屑末。

黃昏。

校園中一個插滿了樹幹的角落裏，有幾個年齡相等的孩子，開始了憤懣的辯論。

「如果我們不願意長久作亡國奴，那我們就不能馬馬虎虎一天一天的鬼混；念書，念屁書！到現在還沒有課本……整天叫背『皇帝詔書』，又『王道真諦』……這些玩藝兒，簡直是毒殺我們的毒藥。」

高陵的聲音像鎚子擊打地面一般，低沉而有力。

「照這樣下去，等我們長大，生活恐怕比現在的朝鮮，還要難上幾倍！」

「不用說等我們長大！就是現在，想弄一口飽飯喫，要是不會說××話，也不很容易！」另一個高大的學生確信的說：

「我們總得想一個辦法。」

「想什麼辦法，連從前那些有權有勢的大官；他們都一樣的跑呢！咱們中什麼用。」大個學生的聲音多少帶點顫抖。

「不，你不能這樣講！」高陵反駁他說，「只要我們大家能够永久團結在一起，從現在就開始找我們的同志，將來總有成功的一天。」

「高陵說的對！」

「對，中國人多，××人少；我們用五個人打他一個，他也受不了！」

.....

直到黑暗蒙了地球的表面，夜的魔手，才分散幾個孩子短小的身影。

二

日子像流水一般的逝去。

壓迫的力量，雖然一層一層加添在孩子們的身上；但是反抗的萌芽，却也在每顆渺小的腦海裏，一天一天的成長起來。

一個沒有太陽的早晨，校長站在油綠色的樹葉子底下，把一個驚人的消息送給全校的學生。

「……明天，教育廳派一位櫻井先生，到咱們學校裏來作副校長……他是一位退伍的軍官！」

校長望望全校的教師，又接着說：「在一千九百一十六年的時候，他親自參加過『歐洲大戰』，見聞極廣，學問也很豐富；不過今後你們自己更要加倍的謹慎，外國人作事情，不像現在我們這些位老師們那樣好說話……」

第二天朝會的時候，副校長果然在全校孩子們的眼前出現了。

他是一個照例的矮子。

不合體的西裝，斑節的臉皮，和他說話時候猙獰的表情，使孩子們不敢正眼看他。

從這時候開始，學校的行政和教學，都陷入另一種氣氛的重圍。

添授軍事體操，取消工藝美術（然而他是主張勞作的，他認為勞作，就是「廠主出原料，工程師製圖樣，工人只管出力氣就夠了。這一個學校裏不想造就工程師，所以工藝美術，就沒有消耗學生光陰的價值」）解散學生自治會，一條束縛的帶子把孩子們加緊的纏繞起來。

然而這並沒有抑止了孩子們反抗的情緒；反抗的痕跡，却一天多似一天的出現了。

廁所的板壁上，欄杆上，以及孩子們每天必需經過的過路兩旁的磚牆上，塗遍了「打倒××」，「打倒副校長」的標語，和空陸兩軍配合戰爭的連環圖畫。

這些標語和圖畫是誰的成績？沒有人知道；雖然副校長櫻井，整天都像一隻獵犬似的探嗅一個落雨的早晨。

紅的房頂和油綠的樹葉子，越發顯得鮮明照眼了。

我剛剛踏進學校的鐵門，一個滿臉血跡的孩子從身邊衝過去。

「高陵！」

他沒有回頭。

高陵被副校長毒打和革除的理由沒有公佈：爲着減少是非，也沒有誰想起來提問；任憑這平凡的慘劇；盡可能的淡薄，淡薄下去。

從此以後，校園裏再沒有論辯的聲音了，全校近五百個孩子，彷彿剛給敵人繳械的俘虜一般的啞寂。

副校長的威風，逐漸的擴大。

學生，夫役，爲了一點細碎的小事，常常吃他幾下暴戾的拳頭。

同事也挨過他幾次蠻罵。他注意每個人的行動，同事，學校的鄰里，和學生的家長。

這一段生活完全和傀儡式的，每天只有隨着鈴聲，從教室裏踱出來，或者走進去一天、

午間休息的時候，我自己坐在石級上曬太陽，五年級的一個高個的學生走近我。

「先生……」他不放心往後看看。

「你說吧。」

「高陵的父親今天早晨被××憲兵抓去啦！他的臉色立刻變成了青紫：『都是櫻井這東西搗的鬼！』」

「高陵呢？」

「不曉得。」

三

暑假前的一天下午。

太陽眼看就要落了，我從學校裏出來，穿過一片霉臭的垃圾場；剛剛走近甘都爾植樹園的轉角，一個熟習的影子在黑暗的樹空裏被我發現。

「那不是高陵嗎？」我不敢確信的問：

他從樹空裏爬出來，默默向我灣着腰。

光着脊背，奇長的頭髮，蓋在烏黑額角上；手裏提着一只用襯衫裹成的長條包袱。

「你在這裏作什麼？」

他沒有回答。

「你沒有吃飯吧？」

他始終低垂着頭，嘴吧顫動幾次，彷彿鼓不起勇氣來說話，就又沉默了。

「走吧，正好我有點事情，叫你幫我做做。」

起初他不肯，最後他終於和我一起走出樹園了。

在路上的時候，他總是提防着他的包袱；和小偷掩蔽賊物一樣，移到和我相反的方向。

「你把衣服穿上吧！夜裏風大，看凍出病來！」

「不怕。」

他默默的走在我的身旁。

到家，他先把包袱塞在牀底下去。黧黑的胸脯，露出稜稜的肋骨。

「你洗洗臉，披上我的睡衣！」

「我不願即刻追究他在樹園子裏的祕密，便獨自忙碌喫晚飯去了。」

飯後。

天空漸漸的陰上來，夜風挾着漫長的黑幕，擋住僅有的一扇窗戶。……隔壁俄國的老婦人又開

始她喘息的晚禱。

「要下雨，你住這裏吧！」

我注意的望着他。

「先生，有事情交給我做吧？」

拖在地板上的睡衣，把他短小的身材，形容得越發瘦弱，可憐了。

「沒有什麼事情，你坐下來！」我指給他一只凳子：「你父親有消息嗎？」

他和平常在學校被先生責備的時候一樣，低垂着頭頸不說一句話；一會兒卻迅速的把臉轉向牆壁，眼淚從雙頰上飄下來。

我茫然一刻，理會的點點頭。

「你離開學校，櫻井還到你家裏去過嗎？」

「去過兩三次！」他揉揉眼睛說：「那天去抓我父親，也是他領着去的！」

「到底因為什麼？」

「他說我父親不會管理兒女，說我們和義勇軍通氣。」

「聲音低些！」我警告他。

「事後，我母親託許多人去打聽，昨天聽說……」

他憤激的哭了。

「你父親被捕的時候，你在家嗎？」

「不……不在家。」

激烈的哭泣，使他尖瘦的肩頭微微的顫抖着。

雨點沉重的敲打窗戶上的玻璃，隔壁俄國老婦人的禱告，也漸漸的被雨聲隔絕了。過了一會兒。

「你在樹園子裏作『棒子手』嗎？」我疑惑的問：「不！」

「那你一個人袒胸露背，在那裏作什麼呢？」

「我等櫻井。」

他說出櫻井這兩個字的時候，小聲音裏帶着無限的憎恨。

「等他作什麼？」

我看一看他瘦弱的身軀，不禁覺得好笑。

「我殺掉他！」

他咬咬牙根，一雙淚未乾盡的眼珠，眨閃着嚴肅的光線。

「這完全是孩子的念頭。」我沉思一刻說：「你這樣一個又瘦又小的人，能够殺掉他嗎？倘若不

●「棒子手」是一種沒有槍械的土匪又名「打悶棍」的。

幸失敗，送上你自己一條有用的生命，那真是不值得的。」

「假若把他弄死，我總算給我爸爸報仇啦！」他說。

「不過你應該知道，在××帝國主義鐵蹄下，犧牲的同胞，簡直不止百萬，你父親僅是百萬中的一個；而櫻井也只是××帝國主義的一頭獵狗；即使你真的把他殺死，對於××帝國主義的壓迫和蹂躪，並無一點影響。……本來像這樣的生活，我也不想長久繼續下去。不過勇氣應當放在大眾的隊伍裏，和整個的帝國主義去奮鬥。」

說完這些話，彷彿又盡了一點先生的責任，我親切的望着他，也親切的等待他對我的約束……他一聲不響，跑近牀邊，把那隻細長的包袱從牀底下拉出來；一支尖銳的短刀脫落在地板上，我看看他，又看看刀，這好像完全和他不配合的事情。

「你覺得我說的話對嗎？」我問他。

「是，我願意把我的刀，更有意義使用一下，先生，請你幫助我……」

雨在半夜裏停了。

高陵睡在一張新鋪的牀鋪上。第二天，我醒來的時候，他已經去了。

四

暑假後，我就離開以前的那間學校；因為整天都在外邊奔跑，所以高陵的消息，也就再沒有闖進耳朵的機會。

秋天。

太陽不甚光彩的在空中掛起來；我和一個作醫生的夥伴，到駐紮在柳村的「人民革命軍」第三大隊的留守部去。

雖然起了很大的早，因為沒有車子，我們又負了幾十斤重醫藥和用具；所以走近柳村的時候，太陽已經爬過中天了。

「還有多遠？」

「就快到啦！」

我們渡過小河，找一處草厚的地方，把褲子脫下來擰一擰水，順便把帶來的藥品和醫具，從新捆整一次。

「上什麼地方去的？」

兩個中年農夫從柳叢裏爬出來。

他們身上和我們一樣的塗着泥，兩隻三八式的步槍，在手上平平的端着。

「就到這屯子裏，」我回答。

「到這裏來找親戚嗎。」

「不，我們到留守部去。」

他們互相使一個眼色。

「從哪兒來的？」聲音稍微溫和了。

「省城。」

「到留守部幹什麼？」

「送醫藥。」

「有通行證嗎？」

「有的！」

我們把通行證，掏給他們看。

檢查以後，由兩個農夫中的一個，把我們送到村哨所的炮台底下。

「往前走，第四個大門。」

他指給我們一個不甚寬大的門口，便掉身去了。

柳村總共不到四十戶人家，鮮明的旗子，在每家的門楣上飄顫。

「這又是一個天地！」我心裏說。

衝上前去呵，

曙光在前，同志們奮鬥！

要用我們的刺刀和槍炮。

開自己的路。

.....

歌聲給旅人的心坎上添了無限的溫暖。

留守部辦公的地方，是從農民家裏租借的兩間廂房。蒼蠅很多，太陽光一點照不進來，差不多白天都需要燈火；這裏沒有一個熟人，然而我們一點也不覺得生疏。

飯後，由一個短小的軍官引導我們到醫務處去。

那是在另一個院子，七間新葺的草房，窗上的油漆還有着潮濕的水亮。柳葉從籬笆頂上垂下來，在籬根下照成一行狹窄的陰影。

「辛苦，同志，辛苦！」

處長是一位快近六十歲的老醫生，他很忙碌；我告訴他說，同來的同志，就是住這裏幫他作工的伙伴；他高興得像什麼似的：

「來吧，同志！」他親熱地握着我的手。

把帶來的藥品交給醫務處負責人收下以後，我們一同到休養室裏去慰問。

休養室一共有三間，每間都有十幾個牀位；進門，我像受了命令一般，把帽摘下來。藥的腥氣，尖銳的刺着鼻子，我們彷彿不覺得似的和大家握手。

「很快會好起來！同志。」

「辛苦！」

「辛苦！」

「……啊，林老師！」

一個頭上纏着棉紗的少年跑過來，迅速的把我的手奪過去。

「高……高陵？」

我和作夢一般的呆住了。一時想不起什麼話說。

他頭上雖然纏着棉紗，但從袒露出的胳膊和胸脯上看，他已經不像先前那樣的瘦弱，身材也不像先前那樣的短小了。

「你長大啦，你長大啦！」我感動的拍着他的肩膀。

「請到我床上去坐一坐吧？」高陵請求一般的對我說。

「好的！你什麼時候，到這裏來的？」費了半天工夫，我才想出一句話來。

「那正是和您分開的第四天！」

「你一直就到第三大隊的嗎？」

「是的，林老師，你的話我始終記着。」

「什麼話？」

「對的！『勇氣應當放到大眾的隊伍裏邊！』……你看，我前後受過三次傷，這算不了一回事……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伸出一隻印着傷疤的胳膊。

「××兵讓我殺死十個也不止，櫻井這個狗種，慢慢我的傷好起來，把他們都收拾了！」

在他興奮的臉上，浮起一層憤怒的影子。

「傷中不要多說話，你好好休息休息吧！」

「我不要，真想不到……」

眼角上掉下兩個淚點，他用手猛的抹了一把。

「我不哭。」他滑稽的笑了。

「你歇歇吧。」我拍一拍他的手。

望着他激昂的神情，確有兩顆黏熱的淚水在我眼角上打轉。

「你坐一坐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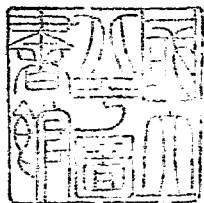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再來看你吧！」

我們緊緊的握握手，我跑回留守部去。

當天爲了一點另外的事情，我匆忙的離開柳村。

從此，我再沒有看見高陵的影子。但是我始終相信他是一個勇敢的孩子；無論在任何時候，只要他還在人間，他是××帝國主義者和一切剝削民衆的毒蟲們的勁敵。

一九三七年，六月。

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初版

實價國幣二角

烽火叢書第一十種

山村

著者

林 珏

發行者

烽火社
重慶沙坪壩十三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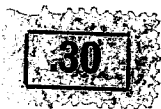
總經售

桂林東江路
桂林文化生活社

有著作權

禁止翻印

44111



5